

目 录

朱德同志的少年时代·····	肖向成 (1)
朱德委员长回故乡视察侧记·····	肖向成 (23)
仪陇县县治沿革初考·····	肖向成 (31)
民国时期仪陇市面货币使用情况 及金融机构的兴废·····	文 博 (41)
仪陇酱瓜·····	张定良 (54)
《医林选青》的作者——甯嵩生大夫····· 仪陇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整理	(58)
浅介《医林选青》·····	周中立 (62)
晚清进士蒋山史事概略·····	王朝兴 (67)
仪陇八景·····	李蚊蚊 (74)

朱德同志的少年时代

肖 向 成

我们敬爱的朱德同志是在他的家乡——四川仪陇县马鞍乡度过整个少年时代的。

那时，清王朝临近末日，政治腐败，经济不振，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在这段时期，侵略瓜分我国。使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国内的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更是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农民，干旱水涝又连年不断发生。在这样的年代里，朱德同志的一家和其他农家一样，深受严重的压榨，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。

琳琅山下的庄稼户

从仪陇县城出发，向东南走八十里，有一座群山环抱的马鞍山，山下就是马鞍场。

它的西面，有一座突起的高山，草茂密林，坡陡石峭，苍松翠柏，荫天蔽日，这就是琳琅山。琳琅山顶有一小块平坝，坝中竖立着一块《琳琅寨记》的石碑，碑文说：“琳琅，古寨也。……山高而秀，林参蓝天……”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通向寨门，门上有副石刻对联：“天外云峰新壁垒，山巅武曲化干戈”，横额是“安乐窝”三字。这是封建社会时期，农民群众揭竿而起，地主阶级扎寨以抗的遗迹。在琳琅寨门前，还有几大堆直径都在一米以上的园形石头，状如铃铛，所以这座山俗名又叫铃铛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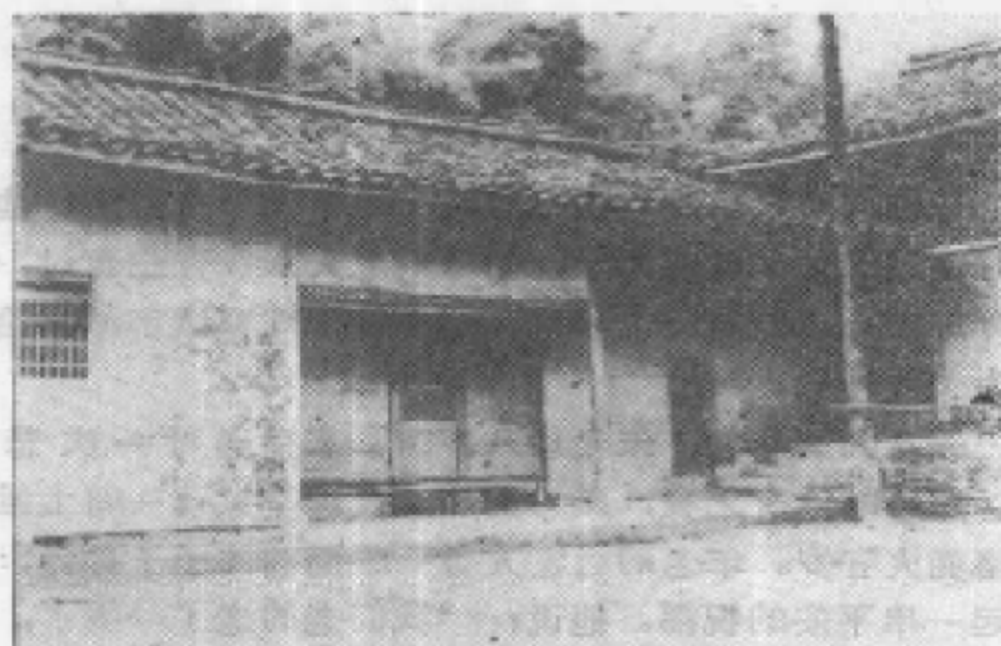
在琳琅山的西麓，是朱德同志诞生的李家湾仓屋（今琳琅一村第五组），东麓就是朱德同志少年时居住过十四年的大湾旧居（今琳琅村第一组）。仓屋的左上侧是丁家花园私塾，右上侧是药铺垭私塾，都是朱德同志少年时读过的书的地方。他浇灌过的土地，游泳过的小河，亲手栽植的树木，都在琳琅山的怀抱里。

一九二五年修的朱德同志生父朱世林的墓碑记载：“朱氏籍起粤东，支分蜀北，自先世文先公移居兹土，世代务农，数传而至于公。……（公）赋性和厚，为人忠耿，事亲孝，持家勤。一兄两弟，克尽友恭。配夫人钟氏，和如琴瑟，生六男，育二女，皆无偏私。初，公以生齿繁多，而家计日蹙，乃以先王父钱百缗，另佃躬耕，以供抚字，……三男珍虽过继于伯兄，其求学各费皆公资助。……”朱家自广东韶关迁居川北后，在这里已经居住八代人了。

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一日（农历丙戌年冬月初六日辰时）朱德同志诞生在李家湾仓屋内。这个仓屋仅有十六平方米，四面无窗，矮小阴暗，夏天特别酷热，本是地主装藏粮食的地方。朱家因为人口繁多，居人檐下，凡可放榻的地方都要挤住下来。朱世林夫妇和子女们已有六口，便不得不挤在这暗无天日的仓房里。

当时，朱家共有十四口人，是六十多岁的老祖父朱帮俊当家。朱帮俊典当了四挑老业田地才佃租着丁姓四间房屋和八十挑田地。祖母潘氏是全家的家务主持者。她每天第一个早起，每年又是她首先安排着全家的生活，收进拿出，都是祖母操劳。在祖父母的带领下，全家人每天起早睡晚，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着，还是不得温饱，日子过得十分清苦。

朱德同志的生母钟老夫人，是个身材高大，性情直爽，



朱德诞生地——李家湾仓屋（1886.12.1—1895.1）

对人和气的劳动能手。在这样的大家庭里，她对长幼、叔伯、妯娌都很和睦；在劳动和家务上，事事任劳任怨。她从田里收工回来，除了经管孩子外，还得做饭、洗衣、喂猪、养蚕、纺线……直到深夜，都未停息。一架有八十厘米高的木质灯台，柱上有十八级梯道，照亮时灯盘可按纺线人的多少，上下移动。尊老惜贫是母亲的又一美德。她同情别人的苦难，总是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，尽管她家已够贫穷了，但她总是尽自己的力量，去周济比她更穷困的人，所以颇受乡里的称赞。母亲的这些优良品德对朱德同志是有深刻影响的。一九四四年朱德同志在《回忆我的母亲》一文中写到：“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，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，至今还在我心中留着深刻的印象。”

除 夕 之 夜

朱德同志诞生时，他已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。他在两岁时便过继伯父世连为子，伯母刘老夫人没有生育过，对他十分钟爱。在他启蒙上学时，老师按朱姓家谱字派，给他取名为“代珍”。

一八九五年初，朱代珍八岁时，家里遇到一次悲惨事件。那年的除夕之夜，风雪交加，代珍全家在一间土屋里烤着格苑火守岁。年老的当家人瞥一眼面前的子子孙孙，心头涌起一串平安的祝福。他说：“我们老的老了一岁了，小的大了一岁了，只望明年人丁清顺，六畜兴旺……”。

那个黑暗的时代，是财主的天堂，农民的地狱，哪能由穷人们想！头年春上，老祖父在药铺垭朱姓祠堂边，栽了一窝竹子，丁家硬说栽过了界，闹得朱丁两姓吃茶打官司。丁家将这事记在心上，当年便把租谷押金一加再加，朱家哪里缴纳得起！不幸的事情便在除夕之夜落到这贫苦的朱家了。

“乒乒乒！”急促的敲门声，打破了老祖父的除夕祝福。这是狠心的财主在年尽岁暮的三十晚上，派管家来敲打大门。管家恶狠狠地说：“这股田地我家老爷已另外招客，你们明天给我搬家！”

这个晴天霹雳，使全家人的心都炸了！这过的什么年？守的什么岁？是财主在昧着良心坑人，张开血口吃人。可是田地房屋是别人的，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全家二十多口人都悲愤交集，男的默默一堆，长吁短

叹，女的跑进房间，痛哭呜泣；只有一大群不怕事的孩子还敢咒骂几句：“老板家该遭天火烧，要死绝人毛！……”

大年初一，还是风卷雪花，寒气袭人，财主家花天酒地，而在那朔风寒雪中，朱家老祖父却擦着满眶泪水，拄着一根竹杖，求亲访友，四处奔忙，去找田地种。“一家人的生计，一家人的生计啊……”象一块千斤巨石压在老祖父的心头。在这正月头上，要佃成股的庄稼，要租二十几口人可居的房舍，真比上天还难！于是全家只得忍痛分居，各奔前程。祖父，当卖家具、高利借贷，赎回四挑老业田地，领着大儿、三儿、幺儿和孙儿代珍搬回大湾老屋，并佃进柏林嘴的



朱德故居—马鞍山大湾老屋（1895—1908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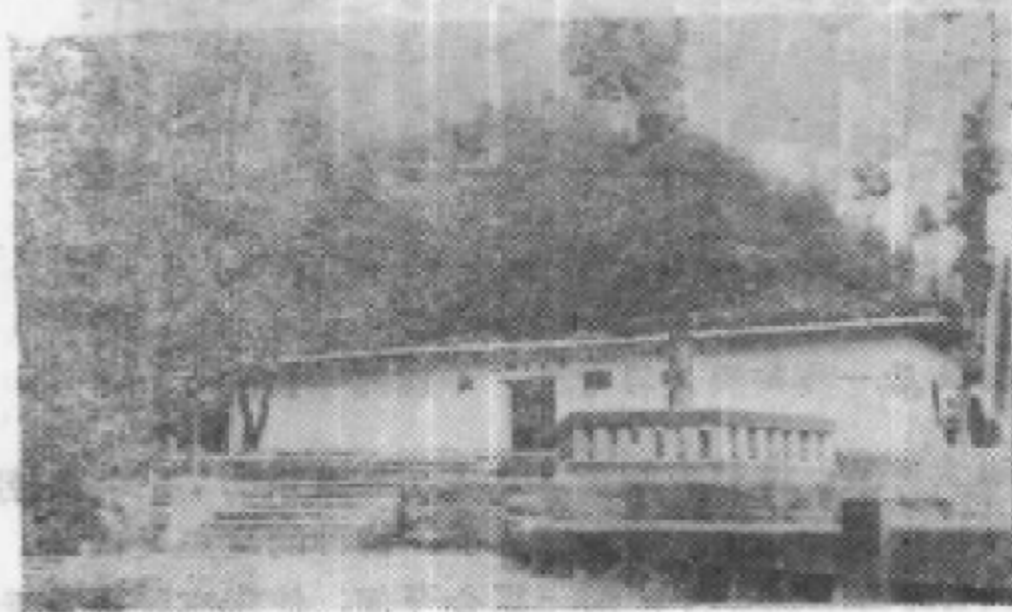
十来挑薄土湾做；世林夫妇子女众多，靠着亲朋，另佃躬耕，迁移到琳琅山北面的陈家湾去了。耕种的这三处田地，合起来仅有原佃种的一半。财主狠心夺佃，使朱家经济遭受

了致命的摧毁，田地种少了，猪也喂不顺槽，农具又一分为二，缺这少那，难已耕种。这种骨肉分离，吃糠吞菜，借贷为生，泪水洗面的日子，便落到朱家的头上。

为穷人出口气

朱家的穷困，招致他们世代都没有一个认得字的人，他们饱受着经济的困难和没有文化的痛苦，所以几房人决心要送一个孩子去读书，以“支撑门户”。老四房和少四房——祖父的一代和父辈的一代都省衣缩食，全力资助送代珍上学。

一八九二年，代珍六岁时开始读书。丁家花园私塾的老师是个秀才；朱家想从师秀才，讨个吉利，便送代珍去那儿入学。可是那儿的学费收得高，加上那儿的财主少爷们经常仗势欺人，侮辱来入学的农家子弟，他们甚至把他名字写作“猪代珍”，所以没有读满一年，代珍便移到药铺堰私塾（今为药铺堰小学校）去读书了。



旧址（一八九六—一九〇五）
朱德青少年时读书的席家局私塾

这时读书，小学生都是走读。药铺垭私塾是在琳琅山的半山腰，李家湾到那儿要走过一段山路，再爬上一段陡坡。代珍每天要走好几趟，吹风落雨，爬坡上坎，一去去来米。热天的琳琅山里，总有不少的毒蛇，他随时都有被咬的危险；冬天，朔风卷着雪花，扑打在脸上象刀子一样在刮，气都透不过来，真是“路上行人欲断魂！”在这样一个经济贫困，环境恶劣的情况下读书，并没有压倒勇敢的朱代珍，反而把他锻炼得更坚强更无畏了。他热爱学习，成绩优良，从不逃学。放学回家，还要帮助母亲做些杂活。到了晚上，常常是家里的人已经酣睡，他还在桐油灯下复习功课，而勤劳的母亲又经常陪着他，在身边纺线或为孩子补钉破烂衣裳。

团结帮助同学，是朱代珍的一大特点。同学们一有事，都喜欢找他商量。有一回，同学们听说丁家花园的牡丹花、海棠花……开了，水池里的金鱼五颜六色，假山又千姿百态，好看极了，都想去玩一玩。可是大家也知道：那是财主少爷们读书的地方，人们称它叫“太子院”，是不准穷人进去的。他们不愿输那口气，硬想进去看看，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商量了半天，还是没有找到一个进去的好法儿，终于有个同学提议说：“嘿，我们找代珍去，他在那儿读过书，他会出个好主意。”一群同学闹闹嚷嚷的找到教室里来了。发愤的代珍正在那儿写大字，大家一窝蜂的跑拢去，说的说，拉的拉，七嘴八舌，闹闹嚷嚷，谁也没说清要干什么事。代珍只得叫他们安静下来，说：“你们讲清楚嘛，到底要做件啥事情？”结果还是那个提议的同学说：“朱代珍，你主意多，想个办法，让我们大家都到“太子院”去玩一玩！”

他睁着大眼睛笑了。便一面收拾起文具字本，又一面问

大家：“你们胆子大，还是胆子小？”

大家没有料到他要问这么一句话，一时还回不上话来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好久才答道：“胆子大！”“只要有你一道去，我们胆子都大了。”

接着，他们围着桌子商量起来，代珍想出“声东击西”之计，闯进了家花园，要为伙伴们出口气。

于是，他把十多个同学分成两批，第一批从左边的大门先上去，第二批绕走一段山路，爬上一层石梯，从花园围墙的后门翻进去。中午放学后，两路同学都朝着“太子院”出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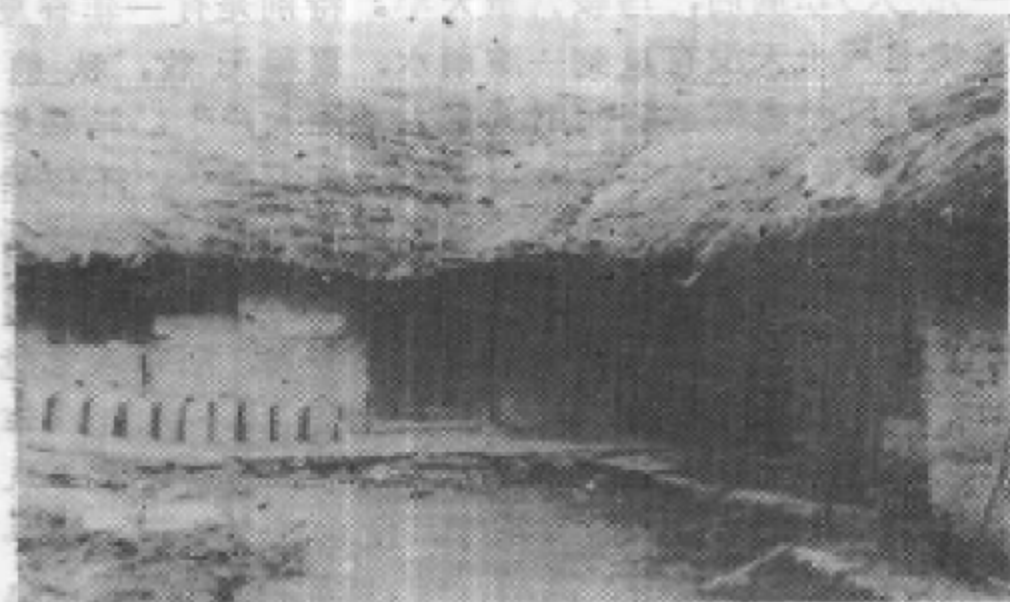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批来到花园大门口，“太子院”的大人细娃都惊动得跑来堵住大门，人又歪，狗又恶，不准他们进去。朱代珍和同学提出许多问题，跟他们讲理，“如果花不拿来看，又拿来做什么？你们天天都看得，为啥我们就看不得？”逼问得那有点口吃的花园管家瞪眼跌足，半天回不上话来。

第二批学同赶到花园后门口，听到大门前正闹得起劲，一个最大的孩子踏着人梯，翻过围墙，跳进园里，开了后门，一拥而进。

“太子院”的人做梦也没料到他们是分两路来的，看见花园里已经进去了人，赶快回头去撵，这样第一批人又闯了进去，把那个丁管家直急得吹胡子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过了几天，他们第二次闯进“太子院”，正是马鞭逢场的日子，园里仅有一个左腿残废的丁少爷，他们便索性把他接在一把木椅上，吊上挑梁，而讽刺的大叫起来：“你们看啊，‘瘸太子’坐朝了！”

反帝、反封建的斗争。他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，如组织“救国救民会”，“救国救民会”等组织，领导群众进行斗争。他还在“救国救民会”中担任了重要职务。他的一生是为民族独立、国家统一而奋斗的一生。



▲ 桑德青少年时读书的席家扁私塾旧址（1896—1905）

席先生的私塾设在席家扁，从大湾去那里有五华里，中间要穿过马鞍场。席先生是个乡村穷知识分子，那时已年近六旬，设学馆约四十年了。席先生久考不入，穷困潦倒，对当时的现实深表不满，胸有抱负，却不如愿。他文才好，口才也好，经常把一些历代的农民造反的故事讲给学生和乡亲们

听。十九世纪初，通（通江）、南（南江）、巴（巴中）、仪（仪陇）的一支白莲教徒，以宗教为掩护，举义旗，杀贪官，惩豪绅，济穷人。席先生对他们的造反精神备加称赞。特别是清朝同治三年（公元一八六四年），距马鞍场二十里的天台山的白莲教起义，对席先生的影响很大，那时的席先生年近三十了，当他每讲起那次起义，总是绘声绘色，手舞足蹈，好象他就是起义军中的一员。还有太平天国革命、义和团运动以及日、俄、法、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，都成为他们师生间经常谈论的内容。

一九〇〇年前后，马鞍场遭大旱。特别是有一年春夏之交，连续七八十天没有见到一滴雨水，夏粮无收，秋粮未种，穷人们只得成群结队到财主家去“吃大户”。马鞍场一位姓潘的农民，邀集左邻右舍去丁家“吃大户”，不仅惨遭一顿棍棒，还被诬为“抢劫”，被关进了牢房。而有钱有势的财主家呢？却是另一番景象。

那个独霸一方，向朱家夺佃的丁氏家族，便乘人之危，大搞掠夺，营造地主庄园。一座丁家大院，从一八九八年开始动工，直到一九一六年才“华居落成”。前后花了十八年时间，修造起前有月台，后有花厅，左右三个院落，共一百多个房间，都是天楼地榭，高墙深院，雕梁画柱，富丽堂皇。一些被派工的佃户，父亲劳累死去，儿子还得顶着干活，成了世袭的苦力。这座远近闻名的丁家大院，距朱家大湾仅有六、七里。

如此的历史篇章和当时的国事民情，远远近近，件件般般，看在师生们眼里，听在师生们耳里，心底撒下了多少反抗封建势力，同情劳动人民的种子啊！这些反抗的种子，深深地埋在幼小的朱玉阶的心灵中。

玉阶在席先生处读书直到一九〇五年，他的见识过人，勇敢无畏，学而不厌，热爱劳动的精神，很受席先生的赏识。传说，有一次师生们路过一株梨树下，席先生见果实累累，突有所感，便随口出了一只对联要学生们对答。席先生出的上联是：“路边梨不摘”，玉阶立即对道：“月中桂常攀”。席先生高兴极了，奖夸他对得敏捷，工稳，而且鼓励他说：“有志者事竟成”。席先生的饱学经纶，为人直爽并富有对劳动者同情的品德，深受朱玉阶的尊敬。朱德同志在一九六〇年三月返乡视察时，还亲自到席家扁，观看私塾旧貌和抚慰席先生的后代。

玉阶在席家扁读书那几年，他家由于田地少，人口多，为了谋取生活，走上了小手工业的行列。首先是父亲学会推粉，接着伯父学会养蚕和土法取丝，三叔学会煮酒，幺叔也学会了织布和篾工活路。从此，全家的生活此十年前有所好转，但仍然没有剩米余钱，所以全家人更加勤劳节俭，发愤图强。妇女们，不仅每年要喂出几槽肥猪，还得把收拣的棉花，纺成线，织成布，做成衣，大的穿了，补后小的又接着穿。玉阶一放学回家，不是下地干活，就是放牛割草，或帮家里经管小手工业生产。玉阶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使他的书本知识，紧紧地和国家大事，社会进步，联在一起；思想感情和劳动群众同呼吸共命运，水乳交融。由此，他那朴素的阶级感情，鲜明的爱憎观念，勇敢的除暴精神，高尚的做人品德，就逐渐形成起来。

挖井

马鞍地处山区，水源缺乏，要是遇到大天干，就没有一

个人不为水而奔忙。马鞍场一九〇〇年的干旱，正是谷子吐穗扬花的时候，眼看庄稼就无收成了。朱玉阶一天到晚跟着大人跑来跑去，四处找水灌苗，找水煮饭。人们多么盼望能在附近找到水源啊。

一天中午，玉阶背着背篋去割草，说来那么凑巧，就在离他家不远的田坡下，发现了一簇青油油的野草。他心里喜欢极了，这下给大水牛找到了一顿好饲料！他拿着镰刀就割起来，边割边割想：天这么干旱，为什么这里会长出一片好草呢？它怎么没有受旱呢？

他仔细观察，发现草根下的土湿漉漉的。估计下面可能有泉水！要是真有一股泉水，附近人们的吃水有希望了，就近的庄稼也能灌溉了……。他越想越高兴，连草也顾不上再割，午饭也顾不上吃，马上找来箩箕、锄头和扁担等工具，还邀约了几个小伙伴，大家动手干起来，一直挖到太阳偏西，仍不见水在何处。小伙伴们着急了，有的简直灰心丧气了。有人说：“玉阶，算我们搞了个空活路，这哪里有一点儿水？”这时他也不得不着急，在坑边东望望西盯盯，一双大眼睛只望着湿润润的土巴出神。小伙伴们看见他那神态，都想：他一定会想出一个好主意！接着，他弯下身来，急骤地把这边的泥巴抓一把捏一捏；又把那边的泥巴抓一把捏一捏……。他说：“我们先朝这最湿最湿的地方挖，恐怕水就会从这里流出来的，小伙伴听了他的话，谁也没有怀疑他断定的缘由，心里又活跃起来，他那两只又粗又有力的手臂，上下飞舞，汗水直流。突然，“叭哒”一声响，一块大土巴垮落下来，一股泉水终于在他估计的地方流淌出来。

“有水了！”这个好消息，很快地传开了，大人细娃都跑来观看，赞扬聪明能干的朱玉阶。后来再经过修整，

砌了几条石头，井就更大了，直到现在，这眼井依然存在。每当人们饮用这泉水时，总是这样说：“这是朱总司令挖的井，我们吃水可不要忘了挖井人。”而今大家给这眼井取了个名字，叫做“琳琅井”。

多 了 一 张 桌 子

玉阶读书的时候，很喜欢帮助同学，对待农家的小伙伴就象对待自己亲兄弟一样。在学校里，每当老师还没有进教室的时候，他就组织大家相互教认，相互诵读，有时老师就叫他当小先生，教更小一点的同学识字写字。同学们没有纸墨，他就把自己的送给别人用。有一回，有个同学背书背不出来，受到先生的责罚，这个同学哭了，他便细心教他，劝他不要哭。他说：“哭是没有出息的，再哭也不会把书背出来”。这个同学当真不哭了，并很快就把这段书读熟了。先生夸奖他“诲人不倦”。当年的同学，现在回忆起这些往事，大家都赞不绝口。他的一位堂叔世六说：“玉阶又顽皮又聪明，从小就喜欢帮个忙。最使人难忘的有这样一件事，有一天早饭后老师进教室，发现教室最后一排多了一张洗得发黄的桌子没人坐，清点学生一个也不少。老师奇怪了，问大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原来在学堂的后墙边，有一张又脏又烂的桌子，已经放置许久了。头一天下午，朱玉阶就决心把它‘医治’好。于是他从家里带来了斧头、铁钉和木料，把那张断掉了一条腿的桌子补修好，钉得扎扎实实，还洗去桌上的泥沙，用泡石头把桌面打磨得黄锃锃的，一张干干净净的桌子就在教室里出现了。”

打 草 靶

玉阶每天放学回来就替家里干活，放牛、扫地、挑水样样都做。有时还担起稀粪到地坡或田坎上去灌小菜，有时又帮母亲生火做饭，或到田间去扯野猪草，但是割牛草的时候是最多的。他割草时，喜欢打草靶子，而且百发百中，他常常和小伙伴们的做这个游戏，这个游戏使割草的小伙伴割得又多又快。有的孩子打不准，他便细心的教他们，他说：

“打草靶子时，要把树棒握得稳稳的，手放得平平的，不需要用很大的劲，使一点巧力，一下把树棒扫过去，就会打中。”他一边给别人说方法，一边又把自己赢得的草退给别人。他用这种方法，鼓励小伙伴们展劲割草，既锻炼力气，又锻炼了打靶，大家都很高兴。因他一放学回家，都要去割一背草，所以他经管的一条水牯牛，比别人家的喂得壮些，肥得圆滚滚的。

玉阶割草时，特别不许别人践踏庄稼。有一次，一个小伙伴偷懒，没有割满一背草，便悄悄的把农民的葫豆苗割了，放在背兜底下。这件事被玉阶发现了，他不客气地教训了那个小伙伴一顿，硬把那伙伴说得回心转意，羞愧地哭了一场，而且把割了的葫豆苗，还给了这块地的主人。他的堂叔世碧回忆起那时的情况还说：“他从小就懂事，不像有些娃娃一出门就践禾苗，他就恨那些，所以全家人都喜欢他。”

新 河 上 的 波 涛

玉阶小的时候，喜欢锻炼身体，他的一个叔叔说：“他读书干活都很聪明，就是身体瘦得很。最爱打秋千、翻杠架、洗冷水澡。”

他家屋后有几座古坟，坟上长着许多刺藤，其中有一根藤长得又粗又长，是架天然的秋千，他经常在这儿打秋。他外婆家的一些亲友也说：“他是个秋千迷，每年新春，他来拜年，如果在屋里没有看见他，那你到有秋千的地方去，就一定会找着的。”

他家屋右侧的草坪上，有两根柏树并排栽着，长得笔端，青枝翠叶，十分可爱。是为纪念他么叔世禄去世而移栽来的。一九零六年后，他就在这两根树上，横捆着一根木棒，练起杠架来，每天早上他起得很早，就在那里翻几个来回，才出坡去劳动。现在那两根柏树长得比水桶还粗了，而且一年四季都郁郁葱葱的，人们把它叫做“双柏树”，已成为朱德同志故居的标志。

他喜欢洗冷水澡，可是附近没有大河，也没有一口塘，他便约几个小伙伴到两里外张家湾的三岔河（又叫新河）去洗澡。还喜欢把溪沟里的鱼苗捞起来，放进他家的四方田，逢年过节或招待客人，就捉大鱼给席面增添菜品佳肴。

提起洗澡，在三岔河上发生了一件不平常的故事。

他家种财主的地，住财主的房，财主说“是吃的他家的饭”，所以连小娃娃洗冷水澡也要受气。张家湾的一批财主姓

娃总是逞强耍霸，和他们的大人一样欺侮穷人家的孩子，到三岔河去洗澡，张家的娃娃不准朱家的孩子先下河，他们说什么“河是我屋的，哪个敢先下河，把水搅浑了就要遭打。”

朱家的几个孩子一听这种话，心里很不服气，但是又没胆量去“违犯”财主娃娃订下的那条“规矩”，只得等张家的娃娃下了河，自己才下去。回来告诉了玉阶，他听说这些“规矩”心都气炸了。

有一天中午，玉阶放学回家，便带着五个弟兄去洗澡，走拢三岔河，张家的娃娃还没有来，五个常来这里洗澡的弟兄不敢下河。他顺手拔起岸边的一根芭茅杆，一下折成数截，撒在河岸。非常气愤的说：“这是个啥世道，做庄稼受气，难道洗个冷水澡也要受他们的气！我们偏要改改这个不公平的规矩！”把拳头一挥，“下河，我看谁敢叫我们起来！”

兄弟们知道他素来有胆量，凡是下了决心的事，没有做不成功的。大家的胆子壮得足足的，一腔怒火就等喷发的时候了。于是他们象一群鸭儿似的扑下河去，舒舒展展地游泳起来。

张家的娃娃来了，一见河里有了人，先就骂开了。一个胖眯了眼，留着长毛辫的小子，把肚皮鼓得圆圆的，嘶哑着嗓子叫喊：“是哪个臭小子叫你们下的河，上来给张爷爷赔一千个不是。不然的话……”

“姓张的嘴巴要放干净点。”他说：“是好的就下水来吧！”胖娃娃看见答话的是不怕事的朱玉阶，心里已有三分了胆怯，嘴巴象吃花椒一样的麻木了，半天开不起腔来。可是屁股后面跟着的几个娃娃却在打气：“下去嘛，怕啥，有我